

第一章 客家方言的分布、分片与调查研究概况

第一节 客家方言的分布

客家方言主要通行于我国的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四川、湖南、海南、香港、台湾部分地区，总共二百多个县市。其中主要的区域是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和广东东部、中部、北部，这一带是粤闽赣边区，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大本营地区，因而也是客家方言最流行的地区。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以及美洲华侨、华裔中也有不少讲客家话的。使用人口约 6000 万。^①

一、广东、福建、江西的客家方言

（一）广东的客家方言

广东境内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粤东、粤中、粤北和粤西较为偏僻的山区地带。

1. 粤东

主要分布在梅州市及邻近的潮汕一带。包括梅州市区、梅县、蕉岭、平远、兴宁、五华、大埔、丰顺、揭西、揭阳、饶平、普宁、惠来、潮阳、陆丰、陆河、海丰等县市也有一部分地区使用客家方言。^②

梅州市是客家方言的中心区域，具有客家方言的典型特征，而且对内对外都有扩张，与它有地缘关系或移民关系的地方都有它的影响。中国语言学地图集将该区分为嘉应小片和兴华小片：（1）嘉应小

① 黄雪贞《客家话的分布与内部异同》。

② 李新魁《广东的方言》450 页。

片，包括梅州市区、梅县、蕉岭、平远。(2) 兴华小片，包括兴宁、大埔、丰顺、五华。刘涛(2003)从音韵特征出发，进一步将兴华片分为大埔、丰顺片和兴宁、五华片。

梅县话是客家方言的代表，是客家方言的“标准语”，是不少外地客家人维持或仿效的对象。其中原因是：(1) 梅县是客家先民入粤定居较早的地区，并始终维持着客家人主要聚居地州府的地位。(2) 梅县所在的嘉应州，一直是粤东地区重要的州府之一。(3) 近代的几百年间，许多地方的客家人是从梅县一带居民迁移出去的。在他们心目中，梅县始终维持着近代客家主要聚散地或祖居地的地位。^①

潮汕一带的各县(市)，客家方言往往与潮汕方言比邻分布或交叉分布，客家方言受潮汕方言的影响较大。

饶平县与大埔交界的地区如上饶、上善、饶洋、建饶、新丰等镇基本上使用客家方言。

揭西县河婆镇以北的地区，是客家方言流行区域。

揭阳市与揭西接壤的几个乡镇如玉湖、白塔、新亨三镇的一部分和龙尾镇使用客家方言。

陆丰、陆河、海丰三县的北部山区使用客家方言。

普宁县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本县西南部山区与陆河及陆丰县接壤的地带。

惠来县的客家方言分布在与普宁接壤的北部山区，例如青山乡、河林乡等地。

潮阳县的一些山区使用客家方言，当地称为“半山客”，受潮汕方言的影响尤大。

2. 粤中

主要流行于河源、惠州两市，即和平、连平、龙川、东源、紫金及源城区，惠东、惠阳、博罗及惠城区。珠江三角洲一带不少县市也有一部分地区有分布，例如深圳、东莞、增城、中山、顺德、南海、珠海、三水、四会、高明、鹤山、开平、新会、台山、恩平。^②

河源、惠州两市的客家方言既有早期的客家方言(有的地方叫

① 参见谢永昌《古汉语的“活化石”——客家话——兼论客家方言以梅县话为代表的缘由》。

② 参见李新魁《广东的方言》450页。

“蛇话”，它们也是客家方言)^①，又有晚期来自粤东梅州的客家方言。

惠州市客家方言区与粤语区相连，受粤语影响较大。

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客家方言，处在粤语的包围中。

广州市沙河一带及郊区，有客家方言分布。

花都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北兴镇及芙蓉嶂一带。

从化客家方言分布在东部的吕田。

东莞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东南部清溪一带与惠阳、宝安两县相接的丘陵地带。

增城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荔城、永和、福和、镇龙、小楼、派潭、正果等乡镇，分“程乡话”（以正果镇为代表，居民来自旧称“程乡”的梅县）和“长宁话”（以派潭镇为代表，居民来自旧称“长宁县”的新丰县）。^②

中山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五桂山区和合水一带。

三水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六合、迳口和大塘等处。

台山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赤溪区和田头区。赤溪区曾单独立县。

3. 粤北

粤北与粤中、赣南在地域上相连成片，也是客家基本住地之一。从使用方言的情况来看，粤北地区估计有400万以上的人口以客家方言为主要交际用语。主要分布在韶关市、清远市各县（市），其中始兴、翁源、新丰是纯客家方言区，南雄、乳源、曲江、乐昌、英德、仁化、连州、连南、连山、阳山、佛冈、清新各县市一部分地区也有分布。其中南雄、乳源、乐昌、曲江、英德各县（市）以客家方言为主要的交际语，其余各地以非客家方言为主要交际语。^③ 具体情况如下：

始兴、翁源、新丰是纯客县，绝大多数居民使用客家方言。

南雄、乐昌、乳源、曲江、英德各有半数以上的居民使用客家方言，具体情况是：

南雄市：除雄州镇及黎口、全安、主田、古市等乡镇的部分村落外，其余各地均使用客家方言。

乐昌市：九峰、五山、两江、大源、秀水、梅花、云岩、沙坪等

① 参见温昌衍《略论粤中客家地区“蛇话”的性质及得名缘由》。

② 参见王李英《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

③ 参见庄初升《粤北客家方言的形成和分布》。

乡镇的全部，罗家渡、廊田、河南等乡镇的大部分及长来、庆云、白石、坪石、老坪石和三溪等乡镇的部分地区使用客家方言。

乳源瑶族自治县：除必背、游溪、东坪和柳坑的瑶族讲瑶话（勉语）之外，桂头、杨溪的部分村落讲闽南话系统的“连滩声”，桂头的部分村落讲粤北土话及粤方言外（均兼通客家方言），其余各地均使用客家方言。

曲江县：全县 23 个乡镇中，大塘、火山、灵溪、枫湾、小坑、沙溪、罗坑、江湾、黄坑、大坑口、花坪除个别瑶族村落外，均通行客家方言；马坝、乌石、樟市、白沙、龙归、重阳、犁市、大桥、周田大部分村落使用客家方言；梅村、白土少数村落使用客家方言。

英德市：横石水、青塘、黄陂、桥头、大镇、白沙、鱼湾、横石塘、沙口、下砵、石灰铺、石牯塘、西牛等乡镇除石牯塘的瑶胞讲瑶话，均使用客家方言；附城、张陂、水边等乡镇讲客家方言各占一半，望埠、青坑、大冻、九龙、明径等乡镇少数人讲客家话。

除上述 8 个县（市）外，粤北地区其余县（市、区）使用客家方言的人口均在半数以下，具体情况是：

仁化县：县境西部的红山镇及董塘镇、石塘镇的大部分村落，丹霞镇的大部分村落通行客家方言。

浈江区：市区通行粤方言，郊区大部分村落使用客家方言。

北江区：市区通行粤方言，郊区大部分村落使用客家方言。

武江区：市区通行粤方言，郊区一部分村落使用客家方言。

连州市：连州、附城、九陂、龙潭、朝天等乡镇的大部分村落及龙坪、西江、保安、清水、东陂、瑶安、高山的一部分村落使用客家方言。

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冈镇和寨南乡北部及其他各乡镇的个别村落使用客家方言。

连山瑶族自治县：小三江、上帅、加田、福塘和永丰等乡镇的 35 个自然村约 1 万人使用客家方言。

阳山县：江英、高峰、犁头、岭背、黄盆、小江、秤架、大崑、红莲、犁埠等乡镇通行客家方言；杜步、新墟、七拱、太平、杨梅、水口等乡镇的少数村落讲客家话。

佛冈县：属粤方言广府片，但全县几乎每个乡镇都有一些客家村落通行客家方言。

清城区、清新县：除市区及太和、白湾、回澜、山塘等乡镇属粤

方言区外,其余24个乡镇都有一些客家方言村落,其中,附城、源潭、龙塘、鱼坝、高田、秦皇等乡镇的客家方言分布较多。

从来源看,粤北客家方言主要来自赣南和闽西。清新、佛冈等地,除了来自闽西,还有来自粤中惠州和粤东梅州一带。

4. 粤西

分布在湛江、茂名、阳江三市,包括廉江、化州、信宜、高州、电白、阳西、阳春各县的一部分地区。^①

廉江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北部的长山、和寮、塘蓬、石颈、石岭、石角几个纯客镇,此外还分布在中部自西至东的高桥、清平、雅塘、吉水、河唇等非纯客镇。

化州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西部的兰山、中垌、新安三个纯客镇。文楼、平定、官桥部分地区也有分布。

信宜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茶山、洪冠、平塘、钱排、合水、新堡六镇。贵子的大部及殊砂、旺沙、怀乡、白石、思贺、大成的小部分地区也有分布。

高州的客家方言分布于云潭、马贵、根子、泗水四镇的大部,新垌、谢鸡、分界三镇一部分及深镇小部分分布。

电白的客家方言分布于沙琅、望夫、黄岭、罗坑、那霍等镇,观珠的大部及大衙、马踏、林头、羊角等镇的小部也有分布。

阳西的客家方言分布于西北部的塘口、新墟两镇部分地区。

阳春的客家方言分布于八甲、山坪、三甲、永宁四镇。双滘、马水、潭水、圭岗一部分也有分布。

除上述七县(市)外,雷州半岛的徐闻、海康、遂溪小部分地区也有分布,多为近50年来从粤西各地客家人迁徙时带入的。

粤西客家方言称“俚话”,有“大俚”和“小俚”之分。“大俚”是指纯客地域较广、人口较多较集中,受粤语影响较小,因而方言成分较纯的客家方言,如廉江塘蓬、石角,化州的兰山、中垌,信宜的茶山、钱排,高州的新垌、马贵,电白的沙琅、望夫,阳春的三甲、八甲等镇客家方言。“小俚”是指粤客居民穿插地带的受粤语影响较大因而方言成分不纯的客家方言,如廉江高桥、雅塘等镇的客家方言。

粤西客家方言是明末清初以来闽西和粤东、粤北客地的居民直接

^① 参见李如龙等《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1~2页。

或间接地向粤西移民而形成的。

（二）福建的客家方言

福建省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闽西地域相连的长汀、连城、上杭、武平、永定、清流、宁化七县。这七县客家方言大体可以分为三片：南片的上杭、永定、武平和粤东地区相连，且明清以后有粤东客家人倒流入居三县，所以三县方言与粤东客家话比较接近，可以和各地客家话相通；北片是清流、宁化两县，彼此也较为接近，杂有一些闽语的成分。中片的连城话和长汀话则游移于两片之间，其中的连城话特殊成分较多，县内差异也大，五六种小方言之间通话还有困难。相对而言，长汀话与南片较为接近，又由于长汀历来为州府所在地，那里的方言音系比较简单，有些地方受到官话的影响，南北两片的人都比较容易听懂，因而在闽西客家话中比较有代表性。此外，明溪县西部、南部大半个县，诏安县的秀篆、官陂、太平，平和县的九峰、长乐，南靖县的曲江，龙岩市的大池、万安，它们大多数是纯客乡或客家人占多数的乡镇，也有客家方言分布。在闽中、闽北和闽东则有一些大小不一的客家方言岛。^①

（三）江西的客家方言

江西省客家方言主要分布于江西南部赣州地区的赣州郊区、赣县、南康、大余、崇义、上犹、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寻乌、会昌、于都、瑞金、兴国、宁都、石城等县市。吉安地区的吉安、遂川、泰和、井冈山、永丰、万安、永新、宁冈，宜春地区的靖安、奉新、宜丰、万载、铜鼓，萍乡市的莲花，九江地区的修水、武宁，抚州地区的广昌，上饶地区的横峰等地都有客家话。此外，贵溪、铅山西县的畲族乡也属客家方言岛。^②

江西境内的客家方言既有被称为“老客家”的赣南本地话，又有明末清初从闽西、粤东迁来的客家移民带来的客籍话。这种内部差异与居民的迁徙时间、来源、路线有密切的关系。客籍话主要分布在：①赣西北九岭山脉地区，包括铜鼓县大部、修水县南部及东南部，武宁县西南、万载县北部和东北部、宜丰县西北部、奉新县西部和北部、靖安县西北部。②赣中山区和赣西罗霄山脉地区，包括万安县四周山区、泰和县东部与西部、永丰县南部、井冈山、吉安县西南、永

① 参见李如龙《闽西七县客家方言语音的异同》。

② 参见刘纶鑫《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新县西南、宁冈县大部、莲花县少数乡、遂川县西部与东南部。③赣南四境山区，包括崇义县西北、上犹县西部、兴国县北部、瑞金县东部、会昌县东南、信丰县西南。另外，定南、寻乌、全南和龙南大部因与粤东北相邻，其方言也与粤东北客家话相似。本地话分布在赣南中部地区，其范围包括：赣州市郊属地区、赣县、于都、大余、南康、信丰大部、安远大部、会昌大部、瑞金西南、兴国南部、上犹东部、崇义东南部。安远、会昌、信丰、瑞金等接近客籍话的地区，受客籍话的影响较大。南康、赣县境内有部分地区客籍人分布较稠密，客籍话的特征比较突出。如南康县潭口乡一带的“河源声”就非常典型。但因为它四面受本地话的包围，所以也受到了本地话较大的影响。①

二、广西、湖南、四川、海南、香港、台湾的客家方言

元以后，客家人有新的流动，流动、迁徙的主要原因是定居点的重新选择。在此情况下，明清两代，大本营（主要是广东）客家方言不断流向外地，因此大本营外的广西、湖南、四川、海南、香港、台湾现在都有客家方言的分布。

（一）广西的客家方言

分布在江永、江华、富川、钟山、贺县、恭城、阳朔、平乐、荔浦、武宣、蒙山、昭平、融安、融水、罗城、柳城、田林、鹿寨、金秀、柳州、柳江、象州、平南、百色、藤县、岑溪、来宾、桂平、北流、玉林、隆安、陆川、博白、贵县、横县、灵山、浦北、凭祥、钦州、合浦、防城、南丹、河池、宜山、大化、忻城、合山、巴马、都安、马山、宾阳、上林、平果、武鸣、南宁、邕宁、天等、大新、扶绥、龙州、崇左、上思、宁明等县市，使用人数约 350 万。② 就县市而言，全区 90 个县市中 79 个县市有分布，占有所有县市 87.78%；就乡镇而言，全区 1364 个乡镇中，583 个乡镇有客家话分布，占有所有乡镇的 42.74%。③ 其中，相对集中的客家方言分布地区是陆川、博白、浦北南部与合浦东部；防城、钦城与灵山相连的一片地区；以贵县为中心，沿铁路东南至玉林北部、西北黎塘、宾阳地区；来宾、桂

① 参见刘纶鑫《江西客家方言中的客籍话和本地话》。

② 参见李新魁《广东的方言》448~449 页。

③ 参见刘村汉《广西客家话的分布及使用人口（提纲）》。



平、平南、象州、柳州、蒙山、荔浦、阳朔等。^① 广西客家方言较早的来源地是粤北的韶关、南雄一带，较晚的来源地是粤中珠江三角洲一带，是清代乾嘉以后，随着粤中台山、开平、四会等县的客家人（来自粤东、粤北等地）迁入广西而进入的。^②

（二）湖南的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进入湖南是在明清之际，其来源地是粤北及粤东梅县等地（有一部分来自赣南闽西）。湖南境内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平江、浏阳、醴陵、攸县、茶陵、炎陵、桂东、汝城、宜章、江华、江永、新田等县市。从宏观的角度看，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湖南东部和南部边境地带一些河流上游的山区，较为零散，其分布区域呈现缩小的趋势。当地客家人往往称自己所说的客家方言为“客家话”、“客边话”、“客姓话”或“广东话”，而称现居地的强势方言为“本地话”或根据现居县市的名称称为“某某话”。^③

（三）四川的客家方言

主要分布在梓潼、三台、绵竹、德阳、什邡、彭县、金堂、成都（郊区一部分）、新津、仁寿、乐至、安乐、资中、威远、隆昌、荣昌、富顺、泸县、宜宾、合江、巴中、仪陇、通江、新都、广汉、温江、双流、简阳、广安、达县、西昌。^④ 比较集中的地方是：成都郊县的东部山区，川南内江地区，川北的仪陇，西南的西昌。^⑤ 客家方言进入四川是在清代康熙年间，是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中开始的。来源地是粤北韶关、粤中龙川及粤东梅州等地。^⑥

（四）海南的客家方言

现主要分布在儋县。临高、定安、陵水、崖县、三亚个别村庄也有分布。海南岛的客家方言当地称为“俚话”，是清代乾嘉之际来源于粤东梅县一带。^⑦

（五）香港的客家方言

主要分布在香港新界，西贡、大埔、沙头角、沙田、荃湾、离岛

① 参见罗美珍、邓晓华《客家方言》5~6页。

② 参见李新魁《广东的方言》471~474页。

③ 参见陈立中《湖南境内客家方言分布概况》。

④ 参见李新魁《广东的方言》449页。

⑤ 参见谢栋元《客家话前瞻》。

⑥ 参见李新魁《广东的方言》449页。

⑦ 参见李新魁《广东的方言》449页。

各地有广泛分布，此外元朗、屯门也有分布。^①客家方言进入香港是在清初颁行“迁海复界”令之后，来源地是粤中惠州和粤东梅州一带。^②

（六）台湾的客家方言

主要分布在偏北部桃园以南，以中坜、新竹、苗栗为中心的一大片丘陵地带，以及南部屏东县的一部分乡镇和高雄县的美浓镇等地。^③客家方言进入台湾是在清代初期^④，其中的“海陆腔”来源于粤东的海丰、陆丰，“四县腔”来源于粤东梅州的五华、蕉岭、平远、兴宁，“大埔腔”来源于梅州大埔，“饶平腔”来源于潮州饶平，“诏安腔”来源于福建诏安。

三、海外客家方言

随着客家人迁居海外，客家方言也传播到了海外几个大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及东南亚一带都有体现。东南亚的客家方言流行较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都有不少客家人讲客家方言。客家方言“出洋”至海外主要发生在19世纪末。

客家方言在海外的分布可分为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五个地区。其中亚洲讲客家方言的共有350万人，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印度、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家。非洲的客属华侨华人共有5.4万人，分布在毛里求斯、留尼旺、南非等12个国家。在美洲约有46万人讲客家方言，分布在秘鲁、美国等21个国家和地区。欧洲、大洋洲的客属华侨华人分别有16万和4.4万人。^⑤

第二节 客家方言的分片

一、《中国语言地图集》对分布比较集中的客家方言的分片

《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分布比较集中的客家方言分为八片：其中

① 参见庄初升《一百多年来新界客家方言音系的演变》238页。

② 参见李新魁《广东的方言》471页。

③ 参见詹伯慧《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90页。

④ 参见李新魁《广东的方言》472页。

⑤ 参见谢栋元《客家话前瞻》。

三片在广东省，一片在广东、台湾两省，一片在福建省，一片在江西省，两片跨江西、湖南两省。

（一）粤台片

包括广东省东部二十个县市，北部三个县市，以及台湾省西北部三个县（苗栗、新竹、桃园），南部两个县（屏东和高雄）。本片分为四个小片：

1. 嘉应小片 八个县市：梅县，蕉岭，平远，苗栗，新竹，桃园，屏东，高雄。

2. 兴华小片 五个县：兴宁，五华，大埔，丰顺，紫金。

3. 新惠小片 十二个县：新丰，惠阳，惠东，宝安，龙门，佛冈，清远，从化，增城，海丰，陆丰，东莞。

4. 韶南小片 三个县市：韶关，曲江，英德。

（二）粤中片

包括广东省中部五个县：和平，连平，龙川，博罗，河源。

（三）惠州片

惠州市。

（四）粤北片

包括广东省北部十个县：始兴，南雄，翁源，英德，乳源，仁化，连南，连县，阳山，乐昌。

（五）汀州片

包括福建省西部八个县：长汀，永定，上杭，武平，宁化，清流，明溪，连城。

（六）宁龙片

包括江西省的十三个县：宁都，兴国，石城，瑞金，会昌，安远，寻乌，信丰，定南，龙南，全南，广昌，永丰。

（七）于桂片

包括江西省十三个县市以及湖南省五个县：于都，赣县，南康，大余，崇义，上犹，宁冈，井冈山，永新，吉安，遂川，万安，泰和（以上江西）；汝城，桂东，酃县，茶陵，攸县（以上湖南）。

（八）铜鼓片

包括江西省八个县以及湖南省两个县：铜鼓，修水，武宁，靖安，奉新，高安，宜春，万载（以上江西）；浏阳，平江（以上湖南）。



2264369



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

二、大本营区客家方言的内部分片

大本营区的客家方言指的是赣闽粤交界地带即赣南、闽西、粤东、粤中、粤北的客家方言，它的分片情况如下。

(一) 南片、北片、南北混合片

从词汇看，赣南、闽西、粤东、粤中明显可以分为两片：南片与北片。南片在广东省，即粤东、粤中，北片在福建、江西省，即闽西、赣南，下面是有南北对立的词：

词 目	南 片	北 片
松脂	松仁	松油
看田水	掌水	看水
种田	耕田	作田
手镯	手扼	手镯
雨伞	遮	伞
铲灰工具	灰铲	火铲
菜刀、大刀	刀嫌	菜刀、刀
勺	勺嫌	勺
粗绳子	索嫌	索/绳
大碗（与小碗相对）	碗公	大碗/碗头
粗沙子	沙公	粗沙
树墩、树根部	树头	树茛
动物的窝	窠	藪
猴子	猴哥	猴子
姐姐	阿姊	姊
妹夫	（老）妹婿	妹郎
边沿	唇	舷
盛饭	舀饭	载饭
密合加热使食物易熟	跼	爇

(续表)

词 目	南 片	北 片
放下担子歇一歇	敲	放肩
知道	知得	晓得
提	掂	thia2
听说	听讲	听话
说话	讲话	话事
租	租	税
要	爱	要
(蜂) 蜇	叮	叮
躺下去	眠	歇
畜养	养	鞠
毒(死)	豆	闹
猪小肠	猪粉肠	猪小肠
正好	啱啱	刚好
多么(好)	唆(好)	几(好)
(一)次、回	摆	回
(一)辆(单车)	架	辆
(一)窝	窠	藪
胖	肥	壮

大致说来,南片的一致性大于北片的一致性,南片内部一致的词比北片的多。其一致的词一是共同保留了客家方言早期的说法,如“勺嫲_{水勺}”,而北片在北方通语(尤其是近代汉语)的影响下以及赣方言的后期渗透下,它们中的一些说法已经被取代,如水勺说“勺”;二是共同接受了强势方言粤方言的一些词语,如“火水_{煤油}”、“遮雨_伞”、“靚_{漂亮}”、“唔使_{不必、不用}”,而北片没有接受这些粤方言说法还保持原有说法;另外也有个别词因受普通话的影响而换成了普通话的说法,如租赁说“租”,北片则保留了以前的说法“税”。当然,这三种

情况只能笼统而言，要具体分清每一个词到底属于哪一种情况，并非易事。南北分片以及南片的一致性大于北片从语音上也可以看出：南片见系字多保留 k、kh、h 声母，与精组细音 ts、tsh、s 尖团有别，北片多数点已经腭化；古阳声韵字南片多保留 m、n、ŋ 韵尾，北片大多数点三种韵尾不全，不少读为鼻化韵；古入声韵字南片多保留 p、t、k 韵尾，北片则大多三种韵尾不全，不少弱化为喉塞音，甚至脱落，成阴声韵字。

粤北的归属比较麻烦，既不能简单地归入南片，也不能简单地归入北片。也没有形成与南片、北片有完全对立的单独一片，因为从词汇看，绝大多数词的说法不是南片的就是北片的。与赣南接近的北部的南雄、始兴，北片成分多于南片成分；与赣南不接近的中部的曲江，南片成分多于北片成分，似乎可以归入南片；但中间有没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还比较难说，因为从材料看，地理位置越北的地方，受北片影响就越大，受南片影响就越小；地理位置越南的地方，受南片影响就越大，受北片影响就越小。南片、北片的影响是同时存在，两者呈现你强我弱、你弱我强的并存局面。要在什么地方切割以一分为二，是比较困难的。看来，应把它单独看作特殊的一片：南北混合片。

（二）南片内部小片

南片内部小片包括粤东小片和粤中小片。粤东小片包括梅州市属各县（区），根据内部差异，又可以分出嘉应小片和兴华小片，此处不赘。该片是客家方言的中心区域，具有客家方言的典型特征。与其他小片相比，该小片较独特的词语有：姜嫫老姜（与嫩姜即子姜相对）、心舅（可能是“新妇”的音变）儿媳妇、妇人人家已婚妇女、攞大肚怀孕、纸炮鞭炮、落霜下霜、莽人谁。其中个别词已被带入别的小片，反映出它们之间的地缘关系或移民关系，如“莽人”，已进入了闽西片的永定、粤中片的新丰、博罗。

潮汕话与本小片有较深的联系，大埔、丰顺的一些地方还通行潮汕话，但其联系程度如何，词汇上有多少渗透成分，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粤中小片包括河源市属各县和惠州市属各县及历史上属粤中今属粤北的新丰县，即大致相当于历史上的惠州府范围。这一片的“客家话”包括：知道是“客家话”的如龙川、东源等地话；被叫做“客家话”的，如博罗“客家话”、新丰“客家话”；被叫做“蛇话”（或

“蛇声”)的,如博罗“蛇话”、新丰“蛇声”。“蛇话”(或“蛇声”)也是客家话,下面有说明,此处不赘。与别的小片相比,这一片不同的词语较多(音节中的数字指调类,下同):un³推、恁想、hoi²①痒②(芋头)刺激(皮肤)、打早早上、khem²鼠蟪蝻、壁宿蜈蚣虫、大肚 phat⁸怀孕、块(一)片(叶子)、家公/大人公公公、姊(姐)夫姐夫、落车下车、睇看、捡催讨、要回、邇食要饭、涿(tuk⁷)(一)泡(尿)。个别词的读音也有不同处:“新妇”读同心铺,“佢”(第三人称代词)读送气音(新丰另外)。在词汇上,这一片的特点是受粤方言的影响很大,因为它处于客粤交接处,区内的一些点还同时通行粤方言,粤方言词在此凭借优势地位,很容易渗透进来,有的还进一步深入到客家话的腹地。以上与别的片不同的词语,就有较多是来自粤方言的,如:恁想、落车下车、睇看、块(一)片(叶子)、涿(tuk⁷)(一)泡(尿)、家公/大人公公公等。另外还有兼有客粤两说的词,如:傍/送下饭,下酒。另有一些词换用了同普通话的说法而不再是客家话原本的说法,如:捆绑说“绑”不说“缚”,唾液说“口水”不说“口澜”,天(量词)说“日”不说“工”,这些说法是从普通话里来还是从粤方言来,似乎都有可能。当然,粤方言词汇的大量进入,并未改变该小片的客家话性质,客家话有“特征性”的内部通用词,在此仍有很丰富的体现。

(三) 北片内部小片

北片内部小片包括闽西、赣南两小片。闽西小片有南北差异,南部的武平、上杭、永定靠近粤东,受到粤东小片较多的影响,北部的长汀、宁化等不靠近粤东,没有受到粤东小片的影响,但宁化因与赣南接壤,有些词说法同赣南。同样,赣南的石城与该小片接壤,有些词的说法同该小片。本片较独特的词语有:行(一)根、疾疼痛、浙大米粉、扁食馄饨、tsel 茧子、一股一瓣(橘子)、沃浇(菜)(长汀:泼)、高哉高兴、桩子摊子、号哭(后4词石城同)。本片与闽语区交接,所以有些词说法同闽语,如前例中的“扁食馄饨”。

赣南小片是客方言内部最大的一个小片,包括18个县市。其内部差异刘纶鑫(1995)有详细论述。与别的小片相比较,本片不同的词语有:婆指雌性(有时指女性或不指称性别)(石城也说嫲)、虱婆虱子、馐阉割、崽儿子、女女儿、脑盖头、卵男阴、装假假装、眠梦做梦、南瓜丝瓜(有棱)、枳谷秕谷(也说冇谷)、清汤馄饨、梗(一)根、禁结实耐用。由于与赣方言直接接触,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赣南客家话都受其很大的影响。上述中就有较多的词语同赣方言,如:婆指雌性(有时指女性或不指称性别)、虱

婆虱子、崽儿子、女女儿、秧谷秕谷、清汤馄饨、禁结实耐用。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另一些词说法同普通话，如说“扁担”不说“担竿”，说“累”不说“跼”，也可能是从赣方言来的。赣方言的一些影响有时还到达别的小片，例如“崽儿子、女女儿”也见于粤北小片的南雄和闽西小片的宁化。这应是后期穿过赣南小片后才到达的。

（四）分片的历史背景

粤中与粤东合为南片，不仅有两地紧紧相邻的现实原因，更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一是在行政建制上，两地大部分地区曾有共同归属，例如兴宁、五华都曾与今粤中地区同属古龙川县（秦汉）、循州（隋唐宋）、惠州府（明），直至清代时才被置于粤东的嘉应州内；二是粤中地区的客家人多有来自粤东地区的，例如龙川，“各姓先祖多在宋末或明时从嘉应州或南雄、翁源、赣南迁来”，“明清时期，移入龙川的多为兴梅一带和相邻省、县的客籍人”。^①又如惠州桥西（桥西在历史上是惠州府署所在地，后来又是专区、地市政府的所在地，它集中了惠城姓氏的大部分，可以看作惠城居民姓氏的缩影），各姓氏“一般是从中原地区，经江西、福建，再经兴（宁）梅（县），即顺韩江、东江而下，到达惠州”。^②

赣南与闽西一直分属两省，但能合为北片，是因为两地的客家居民的来源大体相同，即都是源于罗香林所说的第二批南下的客家先民。他们是为安史之乱及黄巢起义战乱所迫，在唐宋之交南迁至赣南、闽西的（其中的少数到达粤东）。后来的赣南在明末清初时有闽粤客家人倒迁回来，来自粤东粤中的主要迁入地缘接近的赣南西部中部（上犹、安远、南康、于都等地），来自闽西的多迁入地缘接近的赣南东部（瑞金、宁都、石城等地）。^③因为这样的原因（加上地缘接近），今赣南客家话有一些内部差异：西部中部一些点带有南片即粤中粤北客家话的词语，东部一些点带有闽西客家话的词语。^④但这差异不影响赣南与闽西合为北片。

赣南闽西合成的北片之所以与粤东粤中合成的南片构成对立以及北片的一致性不如南片，这与客家先民移入的时间前后不同有关。前

① 据《龙川居民源流初探》一文（见《河源文史资料》第三辑）。

② 据《关于桥西的姓氏》一文（见《惠城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③ 参见王东《客家学导论》。

④ 赣南内部分片的详细情况，见刘纶鑫《赣南居民的迁徙层次和赣南客家话内部的语音差异》。

者是在客家大迁移中的第二期（详见上文），时间上更早，属客家形成中的摇篮时期，其方言发展到现在的过程中更容易产生大的内部变异；后者是在第三期，即宋元以后（因蒙元南侵，迁入赣南闽西的客家人再度南迁而至），时间上更晚，属客家形成中的定型期，其方言发展到现在的过程中更难产生大的内部变异。此外，与两片客家居民后来的生活状况不同有关，南片的客家人大量移入，在山区站稳脚跟后，人口增加和耕地短缺迫使他们向平原地区扩展，这时便和“广府人”、“福佬人”产生争夺生存空间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一直延续，有的地方还恶化为数十年的械斗争战。为赢得胜利，客家人内部加强团结、加强凝聚力、强化民系意识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这种情形下，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自己的母语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北片的客家人大批移入后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畲族以及早先来的汉人相互融合，一起成为当地的主人，与周围的民系未产生尖锐的矛盾和对抗，因而没有加强内部凝聚力、固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母语的现实需要。与南片客家人相比，甚至根本没有客家意识。这种情况下，北片方言产生的变异自然比南片大。

粤北片是特殊的一个片，历史背景上也有特殊性。从现在粤北客家方言看，只有始兴、翁源和新丰是纯客县，而新丰在历史上曾长期属于粤中：南齐高帝时（公元479—483年）置县，归广州管辖；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称休吉县，隶属于循州；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并入河源县，直到明代中叶，历960多年均未改动，只是隶属郡府，数度变更；宋以后便一直隶属于惠州府；新中国成立之初，属东江地区，后改属粤北地区^①，因此实际的方言分区中应归入粤中片而不是粤北片。其余各县都是非纯客县。可以想像，该片客家方言的一致性肯定不强。就历史上客家人的来源来看，也是较复杂的。一是来自赣南。由于与粤北毗邻，赣南的客家人南迁时，除了向闽西方向（经武夷山隘口），也有向粤北方向（经大庾岭路），“如北宋末年，金人大举入侵，中原士民流离失所，一部分人跟随宋高宗偏安东南，一部分人跟随隆佑太后逃至赣南，有的更越大庾岭，寄寓南雄”。（刘纶鑫，1999）沟通五岭南北的大庾岭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其北端在赣南（大余县），南端在粤北（南雄），两地区的居民因为此路畅通而有较紧密的往来是情理中的事情。今南雄珠玑话与大余

① 参见周日健《新丰方言志》。

县城南安镇（旧南安府所在地）客家话及赣州市郊蟠龙镇客家话大同小异，“这正透露了珠玑一带与同处在大庾岭路上的大余、赣州一带在历史上紧密联系和频繁往来的事实”（林立芳、庄初升，1995）。二是来自闽西。宋末元初严重的战乱，使整个粤北地区人口流失惨重。到了明代初年，社会的动荡使得粤北人口更趋下降，恰逢此时，闽西等地屡遭自然灾害的侵袭，当地的客家饥民源源不断地向粤北地区迁徙。其路线是经赣南，然后取道大庾岭路或乌迳路，最后到达粤北。^①三是来自粤中粤东。主要分布在粤北南缘靠粤中的佛冈、清新等地。由于与东江水系相去不远，两地的客家人里就有自粤中惠州和粤东嘉应州迁徙而来的。清咸丰年间（1851—1861）编的《佛冈县志》云：其方言有土著有客家，自唐宋立籍者为土著，国初（指清初）自韶惠嘉及闽之上杭来占籍者为客家。民国二十六年（1937）编的《佛冈县志》也说：新客家则以龙川、长宁、兴宁、英德迁来者为多，各区皆有之。^②虽然具体到粤北各县其表现各有不同，靠赣南的南雄等地主要和赣南发生联系，靠粤中的佛冈、清新等地主要和粤中粤东发生联系，中部地方则主要和闽西发生联系，如曲江，“客家话人口多与福建省闽西南地区有渊源关系”（周日健等，1998）；又如乐昌，“客家村落的居民，多是明、清两代从福建或粤北其他客家地区辗转迁移而来的”，“从粤北其他客家地区迁移而来的，其始迁地也多在福建”（张双庆等，2000），但是随着粤北各县居民间后来的内部迁徙，每个点的居民来源并非单纯不变，而是会产生交叉。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今粤北客家方言必然会相对复杂：其词汇中既有南片粤中粤东的成分，又有北片闽西赣南的成分；不仅面上如此，点内也是如此，即一个点内也兼有两片的成分。

各小片中，一般是以不同的行政归属分片，不同的市为不同的片。惠州市和河源市却同归粤中片，其后面的历史背景是：历史上它们合多于分。隋唐时两地合在循州内。后来（南汉乾亨元年即公元917年）循州分为二州：浚州、循州，前者在宋天禧五年即公元1021年为避仁宗赵祯讳改称惠州，辖地除今惠州市外，还包括今河源市的南部，今河源市的北部则属后者。明洪武二年二州又合为一州，循州并入惠州，两地又同归一起。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88年

①②参见庄初升《粤北客家方言的形成和分布》。

河源市独立为地级市，期间几乎没有较长时间的分离。^①

第三节 客家方言的调查研究概况

一、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早在宋代，属于今客家大本营区的梅州和汀州地区的方言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可以作为证据的史料有以下两个：第一，《永乐大典》卷 7895 引宋代某氏《漫游集》《过汀州》诗一首，有句云：“地势西连广，方音北异闽。”说明当时汀州已经有自己的方言，其语言特点与通行于福建其他地区的闽方言不同。第二，《永乐大典》卷 5343 “风俗形胜”引《图经志》曰：“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音以与语，则大半不能译。惟惠之海丰于潮为近，语音不殊。至潮梅之间，其声习俗又与梅阳之人等。”潮州旧志以《图经》为名者凡三部，成书都在宋代。据此，宋代潮州、梅州已各有土音即“方言”，彼此不能相通，而居于潮梅之间的居民所操的方言则与梅州方言同。宋代的潮梅之间相当如今的丰顺、大埔等县地，都是操客话的地区。可见当时不但形成了潮州和梅州两个方言区，而且其地域分布与今日之状况大体相似。据此可以推断，早在宋代客家方言就已形成。^②

明代出现了关于客家方言的更明确的记载。嘉靖年间编修的《惠州府志》就有有关内容，该书在记载当时长乐、兴宁一带的民间方言、风俗时曾说：“言语习俗，与赣相类。”联系到今天客家方言在汉语各大方言中与赣方言很近，可以看出这里所谓的“与赣相类”的方言应该是指客家方言。不过，该书并没有具体提到客家方言材料。同一时期编修的《兴宁县志》，在卷三《人事》部中，首次列有“方言”一目，详细记载当时客家地区的方言特点，其中有关于语音的：“其声大率齐韵作灰，庚韵作阳，如黎为来，声为商，石为铄之类，与江

① 以上史实参见《惠州简介》和《河源市概况》两文，前文见《惠城文史资料》第一辑，后文见《河源文史资料》第一辑。

② 转引自谢重光《从客家方言的形成看客家民系的形成——再论客家形成于南宋时期》，见黄钰钊主编《客从何来》（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395页）。

南同，乃出自然……亦有扬、王不辨之陋。”最重要的是记录了当时一些词汇：“谓父曰阿爸，母曰阿姐，呼哥嫂辄以亚先之，如兄则曰亚哥，嫂曰亚嫂，呼小厮曰殄，呼儿曰泰，游乐曰料，问何物曰骂介，问何人曰骂堇，无曰冇，移近曰埋，其不检者曰散子，其呼溪曰开，岭曰两。”^① 这表明当时人已经注意到客家方言词汇上的特殊性。

清代有关客家方言的文献和记载更多。

康熙年间闽西武平人林梁峰所著《一年使用杂字文》，该文共 25 页 342 行，经林建明粗略统计，约有 3000 个词语，其中有客家方言特色的词语约有 350 个。^②

乾隆 48 年《归善县志》卷十五《风俗篇》所附的《方言》，收录了“兄曰亚哥”、“下雨曰落水”之类二十多个词语。

道光年间高炳文主修的《长宁县志》卷 8 介绍了长宁方言情况：“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自江右来者为水源。”同时也记载了一些客家方言词汇，例如“地豆”（花生，现在已叫番豆）、“苦麦”（一种略带苦味的莴苣）。长宁即今新丰，建县于明隆庆三年（1569）。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知，此时客家的名称已经出现，其方言来源于闽西客家方言（不过，据周日健先生根据现存族谱的考证，新丰客家人不仅有来自福建的，也有来自江西的，^③ 这与广东的客家人来自江西、福建的史实相符）并且有一些特殊的方言词。

同治 12 年《赣州府志》艺文志中也有关于“方言”的一段记载：“赣州界接闽粤，语言文字多与相类……又称水道曰圳，字书所无。称水石相际为磔，见之《象山集》中。有义同而移其音者，恒为常，汝为尔也。有义同而殊其用者：唤为喊，走为行也。有混而不分者：饮酒曰食酒。下食之具曰帮饭，帮与佐同，此可解者也。行鸩曰闹死人，闹与毒鸩全不相入，此不可解者也。其余：儒为于，仁为羸，辉为非，胡为巫，冯为洪，荒为方。官司牒状，江浙曰势宦，曰劣衿，此曰閤宦，曰喇员。民俗交关，江浙曰议、曰帖，此皆曰字、约。讼和曰调停，此曰做中。事情关说曰居间，此曰去来人。房屋间架，吴

① 转引自王东《客家学导论》138 页。

② 详细情况见林建明提供的《一年使用杂字文》原文与注释（《三明职业大学学报》1994 年第 1 期）及《闽西客家话词汇宝库——林梁峰著〈一年使用杂字文〉》（《客家纵横》1994 年增刊）一文。

③ 周日健《新丰方言志》5 页。

曰几进，燕京曰几层，而此曰几栋。僦屋之称，吴曰租，燕京曰赁，此曰税。米谷用斛、斗，此间用桶、箩。算田以亩为则，天下通行，此乃以租粮为则。柴余以米谷为则，此乃以银为则。”

同治 13 年《河源县志》卷十一《方言》也记载了方言词语十来个。

二、近现代以来的调查研究^①

真正意义上的客家方言研究始于嘉庆初年镇平人（今蕉岭）黄钊的《石窟一征》，该书从考证词语的历史渊源角度出发，辑录了四百多个词语。光绪 24 年温仲和以此书作底本编成《嘉应州志》卷七《方言》。光绪 33 年杨恭恒撰《客话本字》，考证了一千四百多字。清末学者章太炎又据此及上述《嘉应州志》卷七《方言》疏补选编为《岭外三州语》，附于《新方言》之后。而集前面诸书之大成者则为民国初年罗翊云的《客方言》，全书按义类分释词、释言、释亲、释形体、释宫室、释饮食、释服用、释天、释地、释草木、释鱼虫、释鸟兽等十二卷，征引颇详，为后人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方言和文献材料。但他同样滥用了通转原则，有的没有充分的材料佐证，有的材料亦有穿凿附会之嫌。

总的来说，上述有关研究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客家方言词汇研究，运用的是传统的训释与考证法。

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受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国内兴起的汉语方言调查的影响而出现的。客家方言调查研究因此进入了新时期。研究者在详细描写的同时开始用音标注音。如继 1926 年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和 D. MacIver《客英大字典》以后，在朱希祖、曾运乾 1933 年于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发表《审查客家方言报告书》的差不多同一时候，罗香林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这是一部较早较有系统地论及兴宁客家方言的著作。该书第四章使用国际音标并与注音字母和罗马字母对照，着重描写了兴宁的声韵调系统，并逐一与《广韵》比较，列出各声韵所辖的内容，大体上反映了兴宁的语音面貌。但“语音材料很少，叙述也不够完备，音标用得很乱”。（袁家骅，1983，148 页）罗书以后，1935 年王力先生的

^① 以下参考了詹伯慧（1994）、周日健（1994）及刘纶鑫、田志军（2003）的有关论述。

《中国音韵学》第七章所记录的是客家方言的代表梅县音系，它是根据高本汉《方音字典》和 Ch. Rey 的 *Dictionnaire chiinois—français dialecte Hacka* 并结合自己的调查形成的。不过个别地方有失误，例如多出舌叶音声母，缺少 ian 韵母。最值得称道的是董同龢 1948 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共记录了二十段语料和三千五百个左右的词语，材料丰富翔实，分析深入细致。此外，1942 年张资平《粤音与客音之比较》和 1947 年余敏《客家人学国语的错误倾向》也值得称道，他们跳出方言研究注重时间差异、偏于古今联系的框框，开始注意空间异同，进行横向比较，这对客家方言研究无疑是向前推进了一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三大语言政策的深入贯彻，以及整个语言研究水平的提高，客家方言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具体表现在五十多年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的内容系统全面，涉及的地域面广点多，所获成果丰硕，解决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此前，客家方言基本上只有少数学者做些点缀性的研究，而现在打破了这种局面，出现了一大批客家方言研究者，除了大陆学者，还有不少港台地区和海外学者，包括国外汉学家，内容广，成果多，简要介绍如下。

（一）通论

（1）有的是对客家方言作整体的或局部的面上介绍，介绍其特点、形成、分布及与其他方言（语言）的关系等。如：

罗常培：《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

黄典诚：《客家话》（《语文知识》，1954 年第 7~8 期）

藤堂明保：《客方言》（《中国语音韵论》，日本江南书院，1957）

林盛道：《客家语的特色》（《中国语学事典》，日本江南书院，1958）

桥本万太郎：《客家方言》（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

罗美珍：《畬族所说的客家话》（《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 年第 1 期）

詹伯慧：《客家话的形成与分布》（《广东语文报》，1985 年 10 月 30 日）

千岛莫一、樋口靖：《台湾南部客家方言概要》（日本《丽泽大学

纪要》第42卷,1986)

黄雪贞:《客家话的分布与内部异同》(《方言》,1987年第2期)

饶秉才:《客家方言的分布和主要特点》(《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

罗杰瑞(Jerry Norman):《什么是客家方言》(《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1989)

陈修:《客家方言的形成特点》(《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第1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庄初升、严修鸿:《漳属四县闽南话与客家话的双方言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黄雪贞:《客家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方言》,1994年第4期)

鲁国尧:《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罗美珍:《谈谈客家话的形成》(《客家纵横》,1994年增刊)

李文泽:《四川的客家人和客家方言》(《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

吴金夫:《客家方言与民系形成的时间和地点》(《汕头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张光宇:《论客家话的形成》(台湾《清华学报》,1995年第6期)

罗美珍、邓晓华:《客家方言》(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黄笑山:《客家民系的形成与客家方言》(《中州学刊》,1996年第4期)

刘纶鑫:《江西客家方言中的客籍话和本地话》(《南昌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张光宇:《闽客方言史稿》(台湾台北南天出版社,1996)

庄初升:《论客家方言岛》(《韶关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谢永昌:《古汉语的“活化石”——客家话——兼论客家方言以梅县话为代表的缘由》(《嘉应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王福堂:《关于客家话和赣语的分合问题》(《方言》,1998年第1期)

李如龙：《客家方言与客家的历史文化》（《嘉应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邓晓华：《客家话与赣语及闽语的比较》（《语文研究》，1998年第3期）

刘镇发：《客家人的分布与客语的分类》（《客家方言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邓晓华：《客家话跟苗瑶壮侗语的关系问题》（《民族语文》，1999年第3期）

谢留文：《重读〈临川音系〉》（《方言》，1999年第3期）

刘纶鑫：《客赣方言史简论》（《南昌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蓝小玲：《闽西客家方言》（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李如龙等：《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刘纶鑫：《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庄初升：《粤北客家方言的分布和形成》（《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刘村汉：《广西客家话的分布与使用人口》（第四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2000年梅州）

刘纶鑫：《江西客家方言概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颜森：《客家话的三个标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陈立中：《湖南境内客家方言分布概况》（《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陈立中：《湖南客家方言演变原因探析》（《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2期）

谢栋元：《客家话形成的三个阶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有的是对单点方言面貌作全面或简略的介绍。如：

杨时逢：《台湾桃园客家方言》（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22，1957）

杨时逢：《台湾美浓客家方言》（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0）

杨福绵：《台湾饶平客家方言：描写及比较研究》（日本 U. of Tokyo, 1963）

易家乐：《南雄方言记略》（《方言》，1983年第2期）

- 黄雪贞：《成都市郊龙潭市的客家话》（《方言》，1986年第2期）
- 罗肇锦：《瑞金方言》（台湾学生书局，1989）
- 周日健：《新丰方言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 朱由国：《南康客家方言》（《赣南师院学报》，1992年增刊）
- 谢永昌：《梅县客家方言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
- 哈玛宛：《印度尼西亚爪哇客家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林立芳、庄初升：《南雄珠玑方言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 梁梅：《贵港市桥圩镇客家方言记略》（《广西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
- 王李英：《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 陈晓锦：《广西容县客家方言岛调查记》（《方言》，1999年第3期）
- 潘家懿：《广东南塘客家话的历史演变》（《方言》，1999年第3期）
- 潘家懿：《海陆丰客家话与台湾“海陆客”》（《汕头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 甘甲才：《中山客家话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中文系，2000）
- 胡性初：《英东客家话记略》（《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 张双庆、庄初升：《香港新界方言》（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3）
- 刘镇发：《香港原居民客语》（香港中国语文学会，2004）
- 林清书：《武平方言研究》（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
- （3）有的是对客家方言研究概况的介绍或评论。如：
- 周日健：《客家方言研究述略》（《客家纵横》，1994年增刊）
- 詹伯慧：《广东客家方言研究之我见》（《学术研究》，1997年第7期）
- 钟荣富：《客家话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发展》（台湾《汉学研究通讯》第17卷第3期，1998年8月）
- 刘纶鑫、田志军：《客赣方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 罗肇锦：《台湾客家方言研究概况》（第五届客家方言研讨会暨首

届赣语研讨会论文, 2002 年南昌)

张占山、刘镇发:《客家人及客家话源流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进展》(第六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 2004 年厦门)

(4) 还有个别学话手册。如:

饶秉才:《客家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7)

广东省方言调查指导组:《客家人学习普通话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8)

此外, 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3)、翟时雨《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詹伯慧《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李新魁《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等通论性著作中都有关于客家方言的概论性的介绍。介绍各省方言分区文章中, 只要该省有较多的客家方言分布, 分区中也必然会有客家话的介绍, 例如颜森《江西方言的分区(稿)》(《方言》, 1986 年第 1 期)、熊正辉《广东方言的分区》(《方言》, 1987 年第 2 期)等。

(二) 语音研究

1. 综合研究

(1) 语音综论。这类著述对客家方言的语音或语音中的某个方面作全面的论述。有的侧重于共时描写与分析。如:

金丸邦三:《客家语音韵略述》(日本《中国语学》, 1965 年 3 月)

黄雪贞:《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方言》, 1988 年第 3 期)

黄雪贞:《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续论》(《方言》, 1989 年第 2 期)

周日健:《客家方言的声调特点补论》(《客家方言研究》,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

钟富荣:《论客家的 [V] 声母》(《声韵论丛》, 台湾学生书局, 1991)

刘纶鑫:《客家方言的入声》(《客家方言研究》,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

严修鸿:《连城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的四种类型》(《语言研究》, 1998 年第 2 期)

严修鸿:《客家话里来母白读为泥母的语音层次》(《客家方言研究》,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

谢留文:《客家方言语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有的侧重于历时的比较。如:

邓晓华:《闽西客话的韵母音韵特征及其演变》(《语言研究》, 1988年第1期)

邓晓华:《客家方言与宋代音韵》(《语言研究》, 1991年增刊)

周日健:《客家话与中古声母》(《惠阳师专学报》, 1987年第2期)

刘泽民:《客家话的舌齿音声母及其演变——兼论客家话与北方话的分离年代》(《兰州大学学报》, 1999年第2期)

严修鸿:《客家话匣母读同群母的历史层次》(《汕头大学学报》, 2004年第1期)

蒋平、谢留文:《古人声在赣、客方言中的演变》(《语言研究》, 2004年第4期)

(2) 原始客家话构拟。如:

Oconnor Kevin A: *Proto-Hakka* (《原始客语》)(日本《亚非言语文化研究》, 1976年第11期)

李玉:《原始客家话的声调发展史》(《广西师院学报》, 1985年第4期)

李玉:《原始客家话的声调系统》(《语言研究》, 1986年第1期)

2. 小片或单点客家方言语音研究

(1) 主要描写其音系的。如:

桥本万太郎:《客家四县方言的音韵体系》(日本中国语言研究第8回全国大会案内, 1957年, 东京)

桥本万太郎:《客家话(海陆)方言——语音分析》(日本《中国语学》, 1957年第2期)

Henry Henne: *Satewkok Hakka phonology* (《沙头角客家音系》)(ivorsk Tidsskrift for sprogvidenskab, 20, 1964, Oslo)

沙迦尔(Sagart): *Phonologie d'un dialect Hakka des Nouveaux Territoires de Hongkong* (《香港新界客家话音系》)(sung-him tong (崇谦堂)——U. of Paris, 7, 1977, Paris)

饶长溶:《福建长汀客家话语音记略》(《龙岩师专学报》, 1986年第2期)

周日健:《广东惠阳客家话音系》(《方言》, 1987年第3期)

刘纶鑫:《江西省大余(南安)方言音系》(《方言》, 1995年第1

期)

卢绍浩:《井冈山客家话音系》(《方言》,1995年第2期)

邓玉荣:《贺县公会客家话的声调》(《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第2期)

李谱英:《贺县沙田客家方言音系》(《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第2期)

蓝小玲:《闽西客话语音系统》(《客家方言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潘家懿、谢鸿猷、段英:《陆河客家话语音概况》(《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练春招:《粤西廉江石角客家方言音系》(《方言》,2002年第3期)

江俊龙:《大埔客家话与台中客家话的音韵比较研究》(第六届客家方言研讨会暨首届赣语研讨会论文,2002年南昌)

(2) 主要介绍其语音特点的。如:

黄雪贞:《福建永定(下洋)方言语音构造的特点》(《方言》,1985年第3期)

黄雪贞:《梅县客家话语音特点》(《方言》,1992年第4期)

庄初升、严修鸿:《闽南四县客家话的语音特点》(《客家纵横》,1994年增刊)

张双庆、万波:《南雄(乌径)方言音系特点》(《方言》,1996年第4期)

吉川雅之:《大埔客家话语音特点简介》(《客家方言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高然:《广东丰顺客家方言的分布及其音韵特征》(《客家方言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陈云龙:《广东电白观珠客家话止摄精组字的读音》(第六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2004年厦门)

(3) 专门介绍连读变调的。如:

李富才:《粤东桃源话的特殊变调规律》(《中国语文》,1959年第8期)

李如龙:《长汀话两音节、三音节的连读变调》(《厦门大学学报》,1965年第2期)

罗美珍:《福建长汀客家话的二字组、三字组的连读变调》(《语

言研究》，1982年第2期)

饶长溶：《福建长汀（客家）方言的连读变调》（《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

冯爱珍：《福建省顺昌（城关）方言的连续变调》（《方言》，1987年第2期)

谢留文：《江西省于都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方言》，1992年第3期)

詹伯慧：《饶平上饶客家话的两字组连读变调》（第六届客家方言研讨会暨首届赣语研讨会论文，2002年南昌)

(4) 专门介绍其文白异读的。如：

余伯禧：《梅县方言的文白异读》（《韶关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刘纶鑫：《上犹（社溪）方言文白多音现象试探》（《客家纵横》，1994年增刊)

曹培基：《长汀方言文白异读初记》（《客家纵横》，1994年增刊)

(5) 专门进行比较研究（横向比较或古今比较）的。如：

何 炯：《以梅县方言为代表的客家话与北京语音的对应规律》（《方言与普通话集刊》，1958年第4期)

李作南：《北京语音和广东北部客家方言在声韵调上的比较》（《方言与普通话集刊》，1958年第4期)

李谱英：《陆川客家话与普通话的语音对应规律》（《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李谱英：《广西区境内客家方言字音韵母的主要差别》（《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李如龙：《闽西七县客家方言语音的异同》（《客家方言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刘 涛：《梅州客话音韵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中文系，2003)

(6) 编写单点方言同音字汇、字典的。如：

林立芳：《梅县话同音字汇》（《韶关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魏宇文：《五华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97年第3期)

陈立中：《湖南省炎陵县水口镇客家话同音字汇》（第六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2004年厦门)

刘镇发：《客语拼音字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

嘉应大学中文系：《客家话字典》（广东旅游出版社，1995）

曹培基：《客家方言字典》（长汀音，内部刊，1997）

饶秉才：《客家音字典》（梅县音，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彭德修：《客家话发音字典》（台湾南天书局，1996）

詹益云：《海陆客语发音字典》（客家台湾文化协会，1998）

钟有猷：《四县客音字典》（台湾张致远文史工作室，2000）

（三）词汇研究

1. 词汇及其特点描写

如：

林盛道：《客家话语汇》（《中国语学典故》，日本东南书院，1958）

李映川：《梅县方言的一些词汇》（《方言与普通话集刊》，1958年第4期）

何耿丰：《广东东北部客家方言词汇点滴》（《方言与普通话集刊》，1958年第4期）

桥本万太郎：《客家语基础语汇集》（日本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1972）

李作南：《客家方言词汇说略》（《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3~4期）

黄雪贞：《永定（下洋）方言词汇》（一~三）（《方言》，1983年第2~4期）

黄雪贞：《客家方言的词汇语法特点》（《方言》，1994年第4期）

李盛发：《客家话读音同音词汇》（台湾屏东县立文化中心，1985）

李惠昌：《客方言的词汇特征》（《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陈亦良：《梅县客家方言词汇散论》（《暨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邓水衡：《宁都方言词语初记》（《客家纵横》，1994年增刊）

邓晓华：《客家方言的词汇特点》（《语言研究》，1996年第2期）

练春招：《马来西亚土乃客话的词汇特点》（《客家方言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张维耿：《富有客家情味的客家歇后语》（《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江俊龙：《台湾东势客家话的派生词研究》（《客家方言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温昌衍：《梅县熟语研究》（《嘉应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温昌衍：《客家农谚初探》（《农业考古》，2005年第5期）

黄映琼：《从梅县熟语看梅县方言特征》（《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

2. 方言词典编纂

如：

徐运德等：《客话辞典》（台湾客家中原出版社，1992）

张维耿：《客家话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黄雪贞：《梅县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谢留文：《于都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罗美珍、林立芳、饶长溶：《客家话通用词典》（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类似的词典当中，有的也属词汇共时比较研究的成果。例如：

Guerrino Marsecano & Otilio Garcia: *English-Hakka dictionary*（《英客词典》）（台湾光启出版社，1959）

谢栋元：《客家话和北方话对照词典》（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陈庆忠：《客家话词典》[普通话对照]（银河出版社，2002）

3. 词汇比较

（1）历时比较。主要是将客家话与古代汉语进行比较，为客家话词语找出语源，反过来就为古汉语词提供了例证。如：

李惠昌：《客家方言五华话阴声韵本字考释》（《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蓝小玲：《几个基本词的考释》（《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蓝小玲：《客家方言的“荷”》（《语言研究》，1996年增刊）

李如龙：《客家方言本字考》（《客家学研究》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练春招：《客家方言近代汉语词语例释》（《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钱莫香：《客家方言“头那”“猪嬷”考》（《客家方言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廖珣英：《广东梅县客家方言入声韵本字考》（《方言》，2004年

第3期)

严修鸿:《从“聚拢”到“完毕”:客家话的“聚”字考》(《“赣州与客家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

温昌衍:《赣南客家方言中的古语词说略》(同上)

温昌衍、温美姬:《中古汉语词的客家方言例证》(《汉语史学报》第四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温昌衍:《客家方言本字举例》(日本《中国语学·开篇》第24期,2005年3月)

(2) 共时比较。即将客家话与普通话或周边方言、民族语言进行比较,从中反映它们的异同或关系。如:

李作南:《客家话和普通话在词汇上的主要差别》(《语文知识》,1956年第5期)

谢栋元:《客家话和北方话在词汇上的一个比较》(《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李如龙:《从词汇看闽南话和客家话的关系》(《第一届台湾语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台湾文鹤出版有限公司,1995)

练春招:《从词汇看客家方言与粤方言的关系》(《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练春招:《从词汇看客家方言与赣方言的关系》(《暨南学报》,2000年第3期)

练春招:《客家方言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共同词语考略》(《嘉应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严修鸿:《客家方言与周边方言的关系词》(《汕头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温昌衍:《客赣方言关系词与客赣方言的关系》(《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兰玉英、闵卫东:《凉水井客家话与成都方言的通用方言词及其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3) 历时比较与共时兼有的。如:

林立芳、邝永辉、庄初升等:《闽、粤、客共同的方言词考略》(《韶关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谢留文:《客家方言“嘴”字的来历》(《方言》,1998年第4期)

练春招:《客家方言词汇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中文系,1998)

万波：《客赣方言中“辘”读 pien1 现象的性质》（《韶关大学学报》，2000 年增刊）

温昌衍：《客家方言特征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中文系，2001）

（四）语法研究

1. 综合研究

如：

李作南：《客家话的几个语法特点》（《语文知识》，1957 年第 1 期）

Henry Hecn: *A sketch of SatheWkok Hakka grammatical Structure*（《沙头角客话语法结构概述》）（*Acta Linguistica Hafnien-sia*, 10, 1966, Copenhagen）

罗肇锦：《客语语法》（台湾学生书局，1984）

何耿镛：《客家方言的语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

黄雪贞：《客家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方言》，1994 年第 4 期）

项梦冰：《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1997）

林立芳：《梅县方言语法论稿》（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7）

曾毅平：《石城龙岗方言语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中文系，1998）

2. 词法研究

主要包括词类及其功能、构词法、构形法等等。如：

南台：《客家话人称领属代词的用法》（《中国语文》，1957 年第 11 期）

林雨新：《平远话的名词构词法》（《中国语文》，1957 年第 11 期）

林运来：《梅县方言名词、代词、动词的一些结构特点》（《中国语文》，1957 年第 11 期）

李作南：《客家方言的代词》（《中国语文》，1965 年第 3 期）

何耿镛：《大埔客家话的后缀》（《中国语文》，1965 年第 6 期）

何耿镛：《大埔客家话的性状词》（《中国语文》，1981 年第 2 期）

李作南：《五华方言形容词的几种形态》（《中国语文》，1981 年第 5 期）

黄雪贞：《永定（下洋）方言形容词的子尾》（《方言》，1981 年

第3期)

蓝小玲:《长汀客话动词与形容词构形法》(《龙岩师专学报》, 1984年第2期)

饶长溶:《长汀方言的代词》(《中国语文》, 1989年第3期)

饶长溶:《长汀话表可能的“V得”组合》(《中国语言学报》第6期, 商务印书馆, 1995)

饶长溶:《长汀方言助词“嚟”和“咧”》(《语文研究》, 1996年第2期)

饶长溶:《长汀方言动词的体貌》(《中国语文》, 1996年第6期)

刘纶鑫:《江西上犹社溪方言的“子”尾》(《中国语文》, 1991年第2期)

刘纶鑫、何清强:《石城方言语气词》(《南昌大学学报》, 2001年第4期)

项梦冰:《连城(新泉)方言的人称代词》(《方言》, 1992年第3期)

项梦冰:《连城(新泉)方言的指示代词》(《方言》, 1992年第4期)

项梦冰:《连城(新泉)方言的疑问代词》(《方言》, 1993年第3期)

周日健:《广东省惠东客家方言的语缀》(《方言》, 1994年第2期)

刘泽民:《瑞金方言的四个体助词》(《山西大学学报》, 1997年第2期)

严修鸿:《客家话人称代词单数“领格”的语源》(《语文研究》, 1998年第1期)

严修鸿:《平远客家话的结构助词》(《语言研究》, 2001年第2期)

林立芳:《梅县方言的代词》(《代词》,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林立芳:《梅县方言的结构助词》(《语文研究》, 1999年第3期)

曾毅平:《石城(龙岗)方言的指代形式》(《方言》, 2001年第3期)

曾毅平:《石城(龙岗)客话常见名词词缀》(《方言》, 2003年第2期)

侯复生:《梅县方言谓词后面的“阿”》(《客家方言研究》, 暨南

大学出版社, 2002)

3. 句法研究

如:

项梦冰:《连城(新泉)话的反复问句》(《方言》, 1990年第2期)

谢留文:《客家方言的一种反复问句》(《方言》, 1995年第3期)

侯论祥:《梅县方言表示祈使的动词谓语句》(《韶关大学学报》, 1995年第1期)

胡性初:《英东话否定句和普通话否定句的比较》(《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饶长溶:《长汀话的“拿”字句》(《韶关大学学报》, 2000年增刊)

张双庆、庄初升:《从巴色会出版物看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话的否定词和否定句》(《语言研究》, 2001年第4期)

由此可以看出, 客家方言研究成果不少, 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主要是: ①揭示了大量的方言事实, 使客家方言的面貌越来越清晰, 这为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②对客家方言的特点、形成等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③在研究方法上也日趋科学和实事求是。

但是, 作为七大汉语方言之一, 与汉语其他方言的研究相比, 客家方言的研究仍然相对滞后。客家方言分布在全国8个省、地区约200个县市, 现在已经涉足进行了调查的只是这200多个县市中的1/5。人们对客家方言的语言特色的认识仍然有待于加强。今后的任务仍然是继续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用描写的方法将客家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作切实的反映, 揭示更多的语言事实, 展示它们的真实面目。

此外, 与汉语其他方言相比, 客家方言的研究队伍还不是很强大, 有必要扩充, 学术活动不是很多, 应该加强。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 1 陈立中. 湖南境内客家方言分布概况. 湖南大学学报. 2002 (4)
- 2 黄雪贞. 客家话的分布与内部异同. 方言. 1987 (2)
- 3 李如龙. 方音与音韵论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

文研究中心, 1996

- 4 李如龙. 闽西七县客家方言语音的异同. 客家方言研究.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
- 5 李如龙等.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6 李新魁. 广东的方言.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 7 林立芳, 庄初升. 南雄珠玑方言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
- 8 刘村汉. 广西客家话的分布及使用人口(提纲). 客家方言研究.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
- 9 刘纶鑫.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0 刘纶鑫. 赣南居民的迁徙层次和赣南客家话内部的语音差异. 中国语言学年报, 1995 (5)
- 11 刘纶鑫, 田志军. 客赣方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南昌大学学报, 2003 (2)
- 12 刘纶鑫. 江西客家方言中的客籍话和本地话. 南昌大学学报, 1996 (4)
- 13 刘涛. 梅州客话音韵比较研究. 暨南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 2003
- 14 刘镇发. 客家人的分布与客语的分类. 客家方言研究.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
- 15 罗美珍, 邓晓华. 客家方言.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 16 罗香林. 客家研究导论. 台北: 古亭书屋, 1975
- 17 王东. 客家学导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 18 王李英. 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 19 温昌衍. 略论粤中客家地区“蛇话”的性质及得名缘由. 客家研究辑刊, 2003 (2)
- 20 谢栋元. 客家话前瞻. 见客从何来.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8
- 21 袁家骅. 汉语方言概要.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3
- 22 詹伯慧. 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 23 张双庆等. 乐昌土话研究.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
- 24 周日健. 新丰方言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 25 周日健. 客家方言研究述略. 客家纵横(增刊), 1994
- 26 周日健等. 曲江马坝(叶屋)客家话语音特点. 客家方言研究.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
- 27 庄初升. 粤北客家方言的形成和分布. 韶关大学学报(增刊), 2000
- 28 庄初升. 一百多年来新界客家方言音系的演变. 韶华集: 汉语方言学论稿.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2004